

# 翻译“教”“学”中教师翻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

李俊灵

(安阳学院 外国语学院, 河南 安阳 455000)

**摘要:** 翻译能力如何培养, 在翻译教学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翻译教学主体之一的教师, 在翻译知识日益更新的情形下, 尤为需要改善其知识结构, 提升其翻译能力。从教师的“学”与“教”, 浅谈翻译教学中教师翻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

**关键词:** 翻译; “教”“学”; 教师; 翻译能力; 培养与提升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2017)02-0046-04

## The Culti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Translation Competence in View of Translation Teaching and Studying

LI Jun-l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yang College, Anyang 455000, China)

**Abstract:** Great importance has been attached to ways of cultivat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in translation teaching. Faced with the renewed knowledge of translation, the teacher, one of the subjects in translation teaching, should spare no efforts to improve his/her original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the present paper is to make an analysis of culti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translation compet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teaching and studying.

**Key words:** translation; teaching; study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the cultivation and improvement

### 一、引言

王国维曾论, 古今之成大事者、大学问者, 必经过三种之境界<sup>[1]</sup>。比之译者, 笔者认为亦有三境。译者一境: 勤勉好学、博览群书, 一以贯之、不容间断。译者二境: 始须入乎其内、苦练翻译, 双语语言、文化亦要了然于心; 后须出乎其外、反思翻译, 译论流派、相关学科亦要融会贯通。译者三境: 博观取约、厚积薄发; 译者素养亦须不断提升。

学界论及翻译能力的培养, 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其真知灼见, 令人振聋发聩。现略举数例。如苗菊在《翻译能力研究——构建翻译教学模式的基础》一文中, 探讨了在翻译教学中发展翻译能力的途径, 以及翻译教学的过程教学法, 而后提出了翻译教学研究的发展应建在研究翻译能力的基础上<sup>[2]</sup>。方红、王克非在《动态系统理论下翻译能力的构成及发展模式研究》一文中, 从动态系统理论视角探讨了翻译能力的构成及其阶段性特点, 论述了翻译能力发展的动态模式及其体系建构, 并进而提出了基于翻译能力发展的

翻译教学模式<sup>[3]</sup>。张瑞娥在《翻译能力构成体系的重新建构与教学启示——从成分分析到再范畴化》一文中，从范畴化视角审视了翻译能力构成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再范畴化，建构了包括上位范畴、基本范畴和下位范畴的翻译能力构成体系<sup>[4]</sup>。然而，笔者发现，万千百态的表象背后，各种论点均是围绕教学之中，如何培养学生的综合翻译能力而展开论述，笔者也深以上述论点为然。但是，教学中另一主体“教师”的翻译能力培养，也同样迫在眉睫。随着翻译需求的日益增多，翻译知识的日新月异，新的挑战纷至沓来，教师原有知识结构不足以应对万千变化的形势，因而仍需不断学习。《礼记》中有言，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因而，翻译教学应是教师的“学”与“教”的相互促进与辩证统一。鉴于学界对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所论较多，文章拟着重论述翻译“教”“学”中教师翻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

译届熟知的 PACTE 研究学者曾提出较为完备的翻译能力培养模式，PACTE 即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学者们有关翻译能力习得过程和评估专项研究过程的研究（PACTE——Process in the Acquisition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Evaluation）；通过研究，学者们提出了翻译能力的构成模式。该模式包含五项子能力：双语能力、语言外能力、翻译专业知识能力、工具能力、策略能力，以及心理生理要素<sup>[5]</sup>。该模式指出，翻译能力习得是一个动态的、螺旋的过程。简而言之，翻译能力习得的过程就是学习者逐步学习、日渐获得各项子能力的过程，就是综合运用各项翻译子能力的综合能力，就是可以保证翻译过程顺利进行的总能力。依此而论，教师翻译能力的习得与提升也可照此训练，逐步培养，逐日提升。我国学者张瑞娥尝试把翻译能力体系再范畴化，得出了有上位范畴（翻译能力）、基本范畴（条件性翻译能力、本体性翻译能力、实践性翻译能力、评估性翻译能力）和下位范畴组成的更加完备的翻译能力体系<sup>[6]</sup>。虽然该体系旨在更加具体地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但是教师翻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亦可按此进行，逐渐习得，日益提高。

翻译能力培养模式虽然可资借鉴，但是提升之径仍需探索。文章将从教师之“学”和教师之

“教”两个方面具体论述教师翻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

## 二、教师之“学”

### （一）终身学习的必要

古人言，学无止境。依此而论，人人皆应活到老，学到老，于教师而言，尤显必要。讲台之上，欲给学生一滴水，自我须备有一桶水，方不致捉襟见肘，不致用书恨少。翻译教学亦是如此。正如学者何刚强所论，目前制约我国翻译人才培养事业发展的最大瓶颈是翻译师资，因而翻译专业教师必须精艺谙道、循循善诱，必须具有三种功夫：经验丰富、理论深厚和无穷激情<sup>[7]</sup>。

教学之前，教师在学习、实践的过程中，看到了翻译相关的各个方面、各种现象，以及各种方面之间的外在联系；由此形成了翻译认识的感觉和印象阶段，但还未达到了解翻译的内在矛盾与内在规律的深层方面。倘若此时从事翻译教学，虽不至误人子弟，讲解定是支离破碎、不成体系的。如此教学，自我尚懵懵懂懂，又怎能使学生一清二楚呢？教师只有在超越了感觉、印象阶段，从而进行理性地思考，理清翻译诸种现象的内在联系，对翻译有格式塔整体性的认识后，方能系统讲授翻译课程。教学之中，竭尽所能向学生展示翻译的一点一面，以及点面的内在联系，这亦是把以往所学运用于教学实践的过程。学识的运用绝非单一，运用过程也定不是线性展开，而是对以往所学的交叉、综合运用。由此可见，教师只有学识渊博、融会贯通、善于反思，方能胜任教学，方能提升自我的翻译能力。

众所周知，学问无坦途，教学亦是如此。教学之途，也定会充满困惑与疑问。正因如此，教学之后的继续学习尤为重要。此时的求知，目标更加清晰明确；此时的学习，又会在之前“学”“教”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从而更有利于高效地展开下一步的教学。如此循环往复，螺旋上升，教师的学识以及翻译能力才可能逐日提高，才可能高师出高徒。

### （二）自我提升的途径

教师该如何提升自我呢？

首先，坚持广泛阅读。所谓开卷有益，正是此理。走进书籍，沉浸其中，方能逐一领略知识殿堂的宏大精深；方能感受古往今来的沧桑历史；

方能体验圣贤先哲的睿智洞见;方能荡涤自我心胸的狭见陋识。若能如此,师者方能胸有丘壑,方能立意高远、高屋建瓴,让学生领会到知识的奥妙与求知的乐趣。

其次,重视实践操作。所谓熟能生巧,翻译尤其如此。读书万卷,只能保证学者具备深厚的双语功底,知晓相关的翻译策略方法,了解双语的文化背景。唯有通过翻译实践,方能学以致用,方能查遗补漏,进而,在实践中反观以往所学,总结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而后,关注相关学科。正如苏轼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翻译亦然。如欲综观翻译,亦须跳出翻译之外,对其加以审视分析。目前,语言学、文化批评、人类学、符号学、语言哲学以及跨文化交际学等学科已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不同学理视角,从而为学界了解翻译,建设译学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最后,明了教亦是学。正因教学相长,所以师者在讲授中,在与学生一同学习的过程中,更易发现这一过程中的遗憾与不足,更能深切地体会到讲、学之中的遗漏与疏忽,进而专心完善不足所在,不仅可以提升自我学识,亦可以惠及学生。

### 三、教师之“教”

牛顿曾言,如果我看的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语道尽虚心向智者、师者学习的重要性。因而,学生如欲在知识之山登高望远,不仅需要潜心钻研、刻苦勤勉,亦需为人师者的谆谆教诲、耐心引导。教师在此传道授业解惑过程之中,也是学以致用、反观所学的过程,故而可以发现自我的不足,而后尽心完善,提升自我的专业能力。由此而言,教亦是学。

教师于“教”中所学所悟体现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具体的课堂讲授中,日益体会到知识的一脉相承、不断更新;在答疑解惑中,察知学生的疑问不仅关涉专业知识,也有涉及通识知识,然自我原有的知识结构,无法给予完满解答;从而意识到在后续学习中,需要通识专识并重。二是于翻译实践以及讲解翻译中,切身体会到学识无涯、学问无境,意识到业工于钻、精于勤,因而日后学习中仍需严谨治学。

#### (一) 须通专并重

具体的课堂讲授中,日益发现,无论是翻译的具体策略、抉择,还是描述翻译的视角、理论,皆与个人学识积累密切相关。而答疑解惑中,学生之疑问千差万别,也与其学识模块、知识积累紧密相关。学生有措辞之惑,有文体之问,有文化之思,亦有功用、对等之疑。凡此种种疑问,不仅关涉专业知识,也有涉及通识知识。然自我原有的知识结构,无法解答所有疑问;因而在后续的学习中,需要通识专识并重。而欲完满答疑,通识广博实为必须;若欲透彻授课,通晓专识亦为根本。唯有通识广博,方能指引得当;唯有掌握专识,方可引导学生。尤其对于乐于思索,善于追究,勤学好问的学生而言<sup>[8]</sup>,教师贵在学问渊博,学养深厚。

学识渊博意涵两层,一是研习通识,二是钻研专业。通识对个人而言,应该是在掌握必备核心知识的基础上,了解若干感兴趣的领域,深入掌握某一专业领域的技能<sup>[9]</sup>。简而言之,即通常而言的学贯中西,博闻多识,或是文理兼备,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都有所了解。具备了通识,方能以真才实学,指导学生;以才情品格,感染学生;以恒定之志,熏陶学生。在专业领域,教师应学养有素<sup>[10]</sup>。专业知识的学习应兼顾翻译练笔与翻译理论,从而逐步获得有关翻译的一个完整画面,意识到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还牵涉到文化、风格、意识形态、赞助人、交际、读者接受等因素。唯有教师“学”“教”结合,才能保证翻译综合能力的不断提升。

#### (二) 须治学严谨

宏观而论,探究知识,追求学问,皆需孜孜不懈。具之翻译,严谨治学尤见于勤勉好学,专心科研。好学不厌,意同通专并重,既不可有所偏颇,也不可浅尝辄止。通专兼备,之后则必须辅以译论学习。详尽了解学术前沿、科研动态,自我在学术之途才不会故步自封、裹足不前。学术成果乃学者学识智慧的结晶,译学理论则体现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两者皆是翻译殿堂的中流砥柱。通而览之,方能得知翻译概貌;读之思之,方能有所领悟,有所发现,有所见解。学习译论,旨在融会贯通,有所创新。

翻译始于人类交际,由来已久。在译史长河中,翻译论著层出不穷,历经语言学、文化学、

交际学、符号学、阐释学、人类学、生态学等不同转向,译学园地可谓百家争鸣,百花盛开。众派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惜其洞见卓识只揭示了翻译大厦的冰山一角。翻译大厦的系统构建,仍是学界孜孜以求的目标。论及个人,研学翻译,首先需综览众家译论流派;其次根据已有学识,形成心得体会;而后沿着既得见解,钻研既定领域,最后形成一家之见,以至在学术上独树一帜,进而为译学大厦的构建竭尽一己之力。唯有如此,才有望提升翻译的综合能力。

#### 四、结语

如上所言,不难看出,教学之中,教师不断学习,方能提高学识与能力,而后才能引领学生步入翻译殿堂;学生的习得过程与不断进步又促使教师进一步学习与钻研,教师由此获得更进一步的提升,并在之后的教学中惠及学生,此可谓“教”“学”相融,教学相长。

笔者以为,翻译能力的培养、提升,亦有三境。一须读书万卷;二须躬身践行;三需源头活水。“汝果欲学译,功夫在译外,”此语与“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两相吻合。翻译一事,实乃万象所综;故此,翻译能力提升之路漫漫又长远,译者(教师)亦须上下而求索。

(责任编辑:胡志刚)

#### 参考文献:

- [1] 王国维. 人间词话[M]. 延吉: 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8: 34-35.
- [2] 苗菊. 翻译能力研究——构建翻译教学模式的基础[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2(4): 47-50.
- [3] 方红, 王克非. 动态系统理论下翻译能力的构成及发展模式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4(5): 124-131.
- [4] 张瑞娥. 翻译能力构成体系的重新建构与教学启示——从成分分析到再范畴化[J]. 外语界, 2012(3): 51-59.
- [5] 全亚辉. PACTE 翻译能力模式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0(3): 88-93.
- [6] 张瑞娥. 翻译能力构成体系的重新建构与教学启示——从成分分析到再范畴化[J]. 外语界, 2012(3): 51-59.
- [7] 何刚强. 精艺谳道 循循善诱——翻译专业教师必须具备三种功夫[J]. 外语界, 2007(3): 24-29.
- [8] 王义道. 推进通识教育, 催生一种新的教师模式[J]. 北京大学学报, 2005(5): 191-197.
- [9] 刘黎明. 论通识型教师的素养[J]. 教育现代化, 2015(1): 15-23.
- [10] 王义道. 推进通识教育, 催生一种新的教师模式[J]. 北京大学学报, 2005(5): 191-197.

(上接第 45 页)

#### 参考文献:

- [1] 叶国萍. 虚拟学习社区的技术支撑及发展前景[J]. 中国电化教育, 2008(2): 108-111.
- [2] 贾晓霞, 邢进生. 基于 Groove 的虚拟学习社区构建及行动研究[J].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7(4): 40-45.
- [3] Barab S A, Kling R, Gray J H. Introduction Designing for Virtual Communities in the Service of Learning [M]// Barab S A, Kling R, Gray J H. Designing for Virtual Communities in the Service of Learn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3-15.
- [4] Barab S A, Makinster J G, Schevkler R. Designing System

- Dualities: Characterizing an Onlin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mmunity[M]// Barab S A, Kling R, Gray J H. Designing for Virtual Communities in the Service of Learn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53-90.
- [5]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27.
- [6] Collins A, Brown J S, Holum A. Cognitive apprenticeship: Making thinking visible[J]. American Educator, 1991: 4-18.
- [7] 张海森, 窦卫霖, 黄荣怀. 基于 QQ 网络平台的实时在线英语口语教学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07(6): 42-46.

(责任编辑:赵惠君)